

大众实用语文丛书

王力题



修辞格的应用

王漫宇 编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

大众实用语文丛书

修 辞 格 的 应 用

王 漫 宇 编著

中 国 物 资 出 版 社

大众实用语文丛书

主编 王国璋

副主编 郭先珍 张伟

修辞格的应用

王漫宇 编著

*

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三二〇九工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frac{1}{2}$ 字数：95千字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书号：9254·157 定价：0.70元

序

语言既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又是，由于作为良好的交际工具的需要，相对稳定并且有使用它的全社会共同遵守的规范的。面对面的说话，两方有共同理解的话题，有语调、表情、姿势的辅助，有现场的语言环境的启示，有每一方对另一方的文化背景、语言背景以及性格习惯的一定程度的了解，即使所说的话连贯性，逻辑性，规范性差一些，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不至于影响交际的进行，虽然有时会使交际的效率也随之差一些。写在书面上就不同了。除了有上下文这一唯一的一项语言环境对读者有些帮助之外，其余那些辅助手段和有利条件统统没有了。交际活动的进行全靠写在或印在白纸上的那些黑字了。因而，在连贯性、逻辑性、规范性方面的要求就格外高一些。除此而外，还得特别注重可理解性和准确性。话一出口固然已经追不回来，毕竟还是空口说的，如果需要，还有纠正、补救的机会；写出去或者印出去，就板上钉钉，拔不掉了，如果写得不准确或者不好懂，引起了错解或误解，那就麻烦了。其实，在信息技术空前发达，人机对话已成现实的今天，口头语言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大，远不止人和人面对面的说话了，因而对口头语言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在不少场合中几乎

和书面语言的性质很相近，对它的可理解性和准确性的要求甚至高于书面语言了。换个说法，随着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所需要的语文能力，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个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说得好、写得好不再是应付考试的需要，已经成为生活和工作的必要条件了。现在社会上对年轻一代语文能力不足啧有烦言，这种广泛普遍的责难、希望和要求，很值得我们更深一层、更高一层去理解——这是社会发展的反映，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把语言文字看成是末节，是雕虫篆刻之事，应当说，不仅不准确，并且已经成为落后于时代潮流的陈旧观点了。

由于历史的、社会的种种原因，社会上使用语言文字的混乱现象相当普遍，而对这种现象的严重性的认识很需要提高，消除这种现象的措施急待加强。要提高认识、提出措施、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向全社会普及切实有用的语文知识。提高全社会的语文水平，不是单靠行政命令就能奏效的，虽然某些行政性的措施也有需要（为什么在大街上随地吐痰要处以罚款并且责成他自行揩拭干净，而乱写错字就可以听之任之，不受制约呢？）也不是单靠学校的语文课所能奏效的，虽然语文课确实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必须全社会共同重视起来。因而，必须加紧普及语文知识——以往，语文知识实在太不普及了，几乎可以说，

远不如使用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的知识那么普及。

由王国璋、郭先珍、张伟三位同志主持，有十几位教授、讲师参加编写的一套语文丛书即将陆续付印出版，丛书全名是《大众实用语文丛书》。对“大众”和“实用”这两个词，我十分赞赏。编写这样的语文书是切合社会的紧迫需要的，理由已如上述，不再重复。需要补说一句的是，编写这样的书很不容易。不少人一听说通俗普及，一听说要切合实际应用，就认为这是下里巴人，卑之无甚高论的玩艺儿，算不上什么学问。这其实是很大的误解。我又要引用德国哲学家叔本华那句话了，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件比把一种高深的道理讲得让大家都懂更难的事，没有一件比把一种很普通的道理讲得让许多人不懂更容易的事。这套丛书果真能作到是面向全社会，面向大众的，是切合实用而非干巴巴的或者空疏无补实际的，那将是一件非常值得称道的、难能可贵的、有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好事。丛书既以“大众”和“实用”为名，表明作者们有这种见地和决心，相信必能副其实；至少是朝着这条路子走了，那就很好。为此，愿为之序，并以为祝。

张志公

1986年4月

目 录

绪 论	(1)
比 喻	(8)
借 代	(23)
比 拟	(32)
夸 张	(39)
摹 拟	(49)
反 复	(57)
对 偶	(64)
衬 托	(72)
对 比	(82)
排 比	(91)
顶 针	(99)
回 文	(106)
设 问	(113)
反 问	(123)

绪 论

在交际活动中，人们总是想出一些方法，尽量地利用汉语的各种因素所具备的功能，使所说所写的话，更加准确、鲜明、生动。久而久之，这些方法便成为固定的表达方式，称为修辞格式或修辞方式。现代汉语的修辞格多种多样，极为丰富，它是修辞学研究的内容之一。《修辞格的应用》一书，只是从常见的修辞格中选择了十四种，就其形式特点、修辞作用和如何运用等方面加以讲述，以期对读者学习和运用修辞知识有所裨益。

为了帮助读者阅读本书，我想，有些问题，有必要在这里先谈一谈，这就是如何应用修辞格的问题。

一、运用修辞格须有原则

从语言活动的实践中，总结归纳出来的修辞格，具有概括性，因此，它也就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那么，在说或写的交际活动中，是否可以任意使用这些修辞格呢？不是的。修辞格的理论，同其他理论一样，它源于实践，而一旦上升为理论，再去指导实践的时候，就要受许多实际条件的制约。

“燕山雪花大如席”比喻、夸张，是千古名句，若说“广州雪花大如席”，则成了笑话。看来，不顾及条件而任意使用，就难以收到良好的表达效果。老舍先生说：“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我才慢慢地明白过来，原来语言的运用是要看事行事的。我们用什么话语，是决定于我们写什么的。比方

说，我们今天要写一篇什么报告，我们就需用简单的、明确的、清楚的语言，不慌不忙，有条有理地去写。光说俏皮话，不会写成一篇好报告。反之，我们要写一篇小说，我们就应当用更活泼、更带感情的语言了。”（《我怎样学习语言》）老舍先生的经验体会告诉我们，运用语言是要“看事行事”、要看文体的。当然，运用修辞格也不例外，也要“看事行事”、看文体的。从运用修辞格的成功经验来看，欲求好的表达效果，不能不考虑以下几点：

（一）注意题旨

诚然，修辞格是方法、是手段，但它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要表现一定的内容并为一定的内容服务的。当它同描写对象和表达目的相适应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显出功效。所以，应根据题旨的需要来选择修辞格。有时，虽然描写的对象相同，但因为表达目的不同，尽管使用相同的修辞方式，其感情色彩也不尽相同。试比较下面两个例子：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象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朱自清《荷塘月色》）

她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无边挤得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象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

（孙犁《荷花淀》）

这两例中都描写了荷花，又都用了比喻的修辞格，但选

择了不同的比喻物，描绘出风采不同的荷花形象，这是由不同的题旨所决定的。北洋军阀时期，政治的腐朽、社会的黑暗、屠杀的恐怖，令人窒息。朱自清憎恶这种丑恶的现实，他憧憬着美好宁静的生活。当他在万籁俱寂的深夜散步，看到荷塘月色中荷花静态的风姿，感慨万端。此情此景，用色彩艳丽、状态洁美的事物设喻来描写荷花，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丑恶现实的否定之情。而孙犁所描写的却是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几个年轻妇女所看到的荷花。白洋淀是保护人民的屏障，打击敌人的堡垒，这是她们体验过的。在惊心动魄的情势下，她们对大而密的荷叶舒展开来的形象和直而高的荷箭有力挺起的形象，感触最深，于是，选择“铜墙铁壁”和“哨兵”这些牢不可破和勇健机敏的比喻物，描写荷花，寄托着她们鲜明的强烈的爱憎感情。

不难看出，根据题旨——表现对象的性状特征和表达的目的之需要，恰当地选择修辞格，才能增强语言的表现力量。

（二）注意语境

运用修辞格要注意语言环境。这里说的语言环境，是指一定的场合和接受对象。我们的语言交际，是在一定场合中的一定对象之间进行的。场合，有严肃的，也有活泼的；有热烈的，也有沉闷的；有欢乐的，也有悲伤的，各不相同。对象也同样是复杂的，阅历不同，修养不同；文化水平有高有低，接受能力有强有弱；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境况之下，心境情绪也不一样，这些因素都制约着修辞格的运用。比如“经济搞上去，人口降下来”这条标语，从对偶的形式到表达的内容，不能不说这是工整积极的。假如写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巷尾，或者写在人员汇集的剧院门口，确有宣传教育

作用。可是有人偏偏把这标语写在北京八宝山火葬场门口。要知道，这里来来往往的人们，多是死者的亲朋友好，悲痛哀伤至极，看到此标语，会产生反感的，宣传效果之不佳，可想而知。这种既不顾及场合，又不考虑对象的修辞活动，没有不失败的。“弹琴要看听众，射箭要看靶子”，对我们运用修辞格，也是很好的借鉴。

（三）注意语体

语体有书面语体和口语语体之分。书面语又分为文艺语体、政论语体、公文语体和科技语体四类。不同语体的语言有不同的特点和风格，选用修辞格，要适合语体风格的要求。比如下面两例，都用语言来表述“蜜蜂”：

《辞源》写道：

〔蜜蜂〕昆虫名。又名蜡蜂、蜜。成群居住，每群有一雌蜂，称为蜂王，专营生殖。雌蜂、工蜂尾部针刺有毒。工蜂采花酿蜜，供食用。蜜与蜜蜡皆入药。

杨朔《荔枝蜜》写道：

蜜蜂这物件，最爱劳动。广东天气好，花又多，蜜蜂一年四季都不闲着，酿的蜜多，自己吃的可有限。每回割蜜，给它们留一点点糖，够它们吃的就行了。它们从来不争，也不计较什么，还是继续劳动、继续酿蜜，整日整月不辞辛苦……

前例属科技语体，要求用准确、鲜明、简炼的语言，对“蜜蜂”作科学的说明，使读者获得理性的认识，无须用藻丽华美的语言来形容抒写。而后例，属文艺语体，是散文，须以形象引人，以感情动人。因此，文中用了拟人的修辞格，把“蜜蜂”变成具有崇高思想和美好情感的“人”了。作者正是通过这栩栩如生的描写，把自己的感情传达给读

者，使读者受到感染，引起共鸣。假如，在《辞源》里用这段描写代替“工蜂采花酿蜜”，或者在《荔枝蜜》里插进前例这段文字，那将不伦不类，读来令人生厌。俗话说“量体裁衣，看菜吃饭”，同理，运用修辞格，也要看语体，这样，才可自然得体，很好地完成交际任务。

以上谈的注意题旨、注意语境、注意语体其所以称为“原则”，是说凡是运用修辞格并想取得良好的表达效果，是不能不考虑的。不妨回想一下我们自己运用修辞格的过程，难道可以茫无目的地乱说一气吗？难道可以不顾语境、不看语体地任意使用吗？这三点，应该贯穿于修辞格运用的始终，而不应把它们孤立起来有所偏废。

二、运用修辞格应该灵活

修辞格是在汉语发展的长河中产生、发展和丰富起来的，并且已经定型化。由于其形式精练、内涵丰富，所以在叙事、说理、状物、抒情方面，有着很强的表现力，为人们所喜闻乐用。但是，从大量的修辞活动的事实来看，人们应用修辞格，并不总是拘泥于固定化了的死格式，有时面对不同的题旨、复杂的语境以及多样的语体，也有所变通、有所发挥，表现出应用时的灵活性。比如对偶，其“严对”的要求极为严格，当内容和这严整的形式难以协调统一时，人们便采用“宽对”的形式。其词性、平仄、字数不要求象前者那样严格地对应着，甚至结构只是相近似就行了。由于“宽对”保持了对偶的基本特征，仍然具有整齐匀称的形式美与和谐优美的音乐美，这就大大提高了它的使用频率，大大扩展了它的使用范围，不仅在现代诗歌中广泛运用，即使在散文、小说乃至商品广告中也屡见不鲜。它虽自由松散，但却

更为生动活泼。

再拿借代来说吧，按照传统说法，“换名”而已，这在“旁代”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但在“对代”中，“换名”的意义，不能不说有所扩展。以“结果”代“原因”这一类型为例，用“发抖”代“恐惧”可以，用“揭不开锅”代“穷困”也可以。这“发抖”和“揭不开锅”，似乎不宜视为“名称”，这不过是由某种原因而引起的动作或呈现出的现象，为表述得形象、生动，便以之代替“原因”了。如果从这种认识出发，“借代”的含意和范围，将会扩大，这是有利于这种修辞格的发展的。

在运用回文辞格时，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倘若死守着“盘中诗”和“璇玑图”的要求，即所用词汇相同，而词序又恰恰相反，这一“严整”的结构形式，只会束缚人们的思想，使它变为少数文人手中的文字游戏。但人们在运用时并非如此，既看到这种辞格的回环美需要继承，又要突破原有的框框，加以发展。于是创造了较为灵活的“宽泛”的回文。尤其在现代汉语的双音词、多音词不断丰富起来的情况下，很难做到词汇相同而词序又恰恰相反，那么，“宽泛”的回文辞格，便易为更多的人所掌握，这种回文，也就大有用武之地了。

从上面所举的例子来看，对待修辞格，既要认识其定型化了的特点，又要在修辞活动中灵活地运用。修辞格，产生于生动活泼的修辞实践之中，是经研究修辞的专家们总结归纳出来的，我们应该再把它用于修辞的实践，让它生动活泼地发挥作用。只有这样，修辞格才能不断发展、不断丰富、不断完善，修辞理论的研究，也才能有新的探索、新的发现、新的归纳。相反，假如将修辞格视为一成不变的教条，

循规蹈矩地生搬硬套，势必僵化停滞，没有生气，变成束缚手脚的桎梏。

总之，运用修辞格，既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又要多些灵活性，这对我们进一步学习和研究修辞格是会有益处的。

比 喻

一、比喻的特点及类型

1. 比喻的特点

两个不同类的事物之间，有某些相似的特征，用其中一个打比方来说明或描写另一个，这种方法叫做比喻。例如：

芦花开的时候，远远望去，黄绿的芦苇上象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雪。风一吹，鹅毛般的苇絮就飘飘悠悠地飞起来，把这几十家小房屋都罩在柔软的芦花里。

（管桦《小英雄雨来》）

远远望去，那一朵朵芦花连在一起，在颜色和状态方面，同一层厚厚的白雪很相似，于是就用“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雪”打比方，来描写远处的许多芦花相连的样子。又因为苇絮洁白轻盈，被风一吹就飘飘悠悠飞起来，这同鹅毛被风一吹就飘飘悠悠飞起来的状态相似，所以，就把“苇絮”比作“鹅毛”。

从这一例，可以看出比喻的主要特点，即它有三个要素：

（1）本体。它是被比喻的事物，如远望所见到的芦花的形象和被风吹起的苇絮。

（2）喻体。用来打比方的事物，如“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雪”和“鹅毛”。

（3）相似点。即本体和喻体之间某些相似的特征。

比如，芦花同白雪，苇絮同鹅毛，分别在颜色，静、动的状态方面给人以相近似的感受。

三者缺一，不能构成比喻。

本体和喻体，有时须用一些词连接起来，这些词叫比喻词。但有的比喻不用比喻词，并不影响其结构的性质。

2. 比喻的类型

比喻的类型多种多样，大致分为三类：

(1) 明喻。这类比喻很明显，一看就知道是在打比方。例如：

特别是中学、小学和幼儿园的教师，象春蚕那样，为祖国后代奉献着自己的一切；象园丁那样，呕心沥血，培育祖国花朵茁壮成长。

(光明日报)

把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比作“春蚕”和“园丁”，因为二者分别在“奉献一切”和“呕心沥血”方面相似。明喻常用的比喻词有“象”、“如”、“象……一样（似的、那样）”、“如……一般（一样）”等，这是其明显的标志。

(2) 暗喻。这类比喻不如明喻明显，它是暗中打比方。暗喻又可分为四个小类：

① 判断式。例如：

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

(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小品文，……是……是……”，形式上是个判断句，其实“是”已经兼有比喻词的作用了，相当于“象”。这句话，暗中将“生存的小品文”比作“匕首”和“投枪”了。这类判断式暗喻，常用的比喻词有“是”、“为”，有

时也用“变成”、“叫做”、“等于”等。

(2) 复指式。例如：

老狗你不要耍威风，
大风要吹灭你这盏破油灯！

(李季《王贵与李香香》)

句中的“你”，分别同“老狗”、“这盏破油灯”是复指关系。其间含有比喻义，即分别用“老狗”、“这盏破油灯”打比方，来描写“你”（崔二爷）。

(3) 附加式。例如：

我听见：
我们的大地上
卷起的
入党宣誓的
不息的风暴！

(贺敬之《放声歌唱》)

“入党宣誓”是“不息的风暴”的附加成分，其实，也暗含着比喻意义，即把“入党宣誓”的浩大声势，比作了“不息的风暴”。

(4) 注释式。例如：

一颗心——一片翻腾的大海，
一双眼——一道冲决的大堤。

(李瑛《一月的哀思》)

从形式上看，这两句话的后一部分，是注释前一部分的，而从内在的联系来看，却是用后者打比方去形容描写前者。

(3) 借喻。这类比喻与明喻、暗喻所不同的是，喻体代替了本体，即被比喻的事物不出现在比喻的形式之中。这就